

專訪社會工作學系創系系主任何錦輝教授

文 / 校園記者 鄧詠文

何錦輝教授是聯合書院社會工作學系的開荒者。早在1963年，何教授已受託於鄭棟材院長，為聯合書院創立社會工作學系。那時，社工是一個新興學科，並未受到重視。何教授的努力，不只為聯合書院創立新學科，也為香港帶來首個社工學士學位課程，奠定社工系日後發展的基礎。



▲ 1976年社工系聚會（前右一為聯合系主任何錦輝教授、右二為崇基系主任李晞文女士、前右三為社會福利署署長李春融先生、後左一為社會服務聯會許賢發先生、後排右一為當時任中大社工系實習導師莫邦豪教授）。（相片由莫邦豪教授提供）

開山劈石的歲月

現在中大社工系有超過二十名全職教員。可是，追溯到聯合書院社工學系創立的首兩年，教員只得一位。「我那時既是系主任，也是教師、實習導師和公關。一身兼數職，其實也挺辛苦的。」何教授笑說。學系裡只有他一位職員，大小事務，自然也是由他一手包辦。除了日常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外，何教授還要肩負着宣傳重任，要到各中學舉辦職業講座，讓社會知道有社工學科的存在。由於這是新學科，何教授還要和政府、保良局等機構研究課程。何教授在北美接受教育，而香港一直都沒有社工專科。從外地引入的北美教學內容雖好，卻缺乏本地特色。因此，教授要不斷和學生的「未來僱主」商討，希望能設計出切合本地需要的課程。「那時真的很辛苦。」何教授一再指出。

學生出路佳

由零開始建立社工系，過程殊不簡單。雖然何教授的工作繁重，他的努力卻沒有白費。那時，社工系的學生由第一年的五人，增加至第二年的七、八人。到了第三年，學生人數更增加了不少，數字不斷增長。何教授表示學生人數增加，其一是因多了人認識這個學系。其二是因社工系畢業生不難找到工作。不論是教會機構如女青年會、私人機構如保良局，還是政府機構如醫院、警務處，都對社工需求甚殷。由於那時香港的社工系畢業生不多，學生自然輕易找到合意的工作。

大力擴展學系

另外，六十年代的香港繁榮，庫房充裕，而本地只有中大、港大兩所大學。政府不斷增加對大學課程的資助，因而導致不少新學科的興起。電子、電腦等學科相繼成

立，而社工學系也得到很多資助，能用作擴展學系，並招聘更多教員。雖然社工系在金錢上充裕，招聘教員卻絕非易事。何教授回想任內最大的挑戰，竟然和聘請新教授有關。

「那時，到外地唸書的華人主要攻讀法律、科學等傳統學科。唸文科的人少，唸新興學系——社工的人更少。要找到合適的教授人選，很難。」何教授說。社工系主要聘請兩種教員：一是學術教授，主要教授社工理論；二是實習導師，主要在學生到不同機構實習時作出指導。由於外地大學每七年便會讓教員放假，何教授便趁機聘請那些洋教授到社工系執教鞭，好向學生講述社工理論，因而度過難關。

三十年循序漸進發展

常言道：「關關難過關關過。」回首在社工系做了三十多年，何教授坦言是辛苦的，但也享受其中，得到很大滿足感。當中最令他歡喜的，是看到社工系的發展與成長。「由無變有，最令我感到愉快。」何教授由第一年的數位本科學生開始，見證着社工系日漸擴展。其後，很多社工工作了多年，升職，晉升為主管級別，社工系因應著社會需求，開設碩士課程，更於1990年設立博士學位課程。循序漸進的發展，令社工學系發展日趨成熟、完善。何教授表示到他在1994年離開中大時，看到不只本地生，連內地學生、現職老師都在中大社工系深造，感到十分欣慰。「我覺得教育應該做的事，已經做完了。」這是何教授在退休時的感受。

1994年退休後，何教授移居加拿大。年輕時，他喜歡打網球、游泳、玩水上活動。現在，他仍有打球的習慣，閒時還會拉拉小提琴、寫寫詩。例如最近發生海地大地震，他便透過寫詩來抒發感情。退休後的生活不再忙碌，卻充實得很。何教授表示現在很享受家庭生活。歡愉之情，充分表現在談話間的笑聲中。

苦樂抱平常心

教授說話的聲音洪亮有力，想不到他已七十七歲了。何教授曾經為人師表三十載，參與不同政府之諮詢委員會工作，更於1978至1988年期間任立法局議員十年。為表彰何教授之貢獻，香港政府頒授OBE及CBE勳章予何教授，並委任他為太平紳士。最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又頒發學系六十周年傑出校友獎予何錦輝教授。何教授經歷過忙碌、辛勞，也曾經遇到挫折、不快。現在很多年輕人有感工作壓力大，鬱鬱寡歡，而何教授有以下見解：「人生有苦有樂，最重要的是以正面的態度看萬物。忙碌也是一件好事，這證明任職的機構看重你。」他笑道，勉勵後輩要勇於面對現實，世上任何職業都有苦與樂。☺